

王希亮 著

绿林演义



封面设计：吴 勇
责任编辑：高 岩

绿 林 演 义

王希亮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5印张 2插图 260千字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5.35元

目 录

第 一 回

话绿林源远流长鱼龙混杂
说东北山高水险绂子四起1

第 二 回

落草聚义高公子铤而走险
改弦更张老梯子毅然举旗16

第 三 回

施韬晦同窗友登门问罪
斩日酋老梯子飞兵解围31

第 四 回

破敌围一路风尘传捷报
陷黑手满腔热血洒荒丘44

第 五 回

勇亮山纵横驰骋征沙场
贼古贺飞扬跋扈歿九泉56

第 六 回

凌印青扯叛旗作乱锦州市
老北风晓大义擒贼三道沟71

第 七 回

严军纪北风斩子

筹枪弹英雄斥敌.....84

第 八 回

长岗宽关门山呜呼一命

小北风热河省统领三军.....97

第 九 回

攻沈阳各路义军破敌胆

袭机场一支劲旅奏奇功107

第 十 回

马占山义释壮士

李海青勇克扶余119

第 十 一 回

围农安伪京惶恐

克三肇雄师扬威135

第 十 二 回

九死一生抗日军旗不倒

千回百转杀敌雄风犹存152

第 十 三 回

战察北海青功勋卓著

捐英躯义士忠名永存169

第 十 四 回

蛟河首战显出英雄本色

官姚下山汇入抗日洪流184

第 十 五 回

冯占海拉林中圈套

官傻子哈埠挫顽敌200

第 十 六 回

哈埠失守义军陷危境

东线鏖战官旅出奇兵	216
第十七回	
金戈铁马三路齐驱攻哈埠	
披坚执锐一马当先毙敌酋	233
第十八回	
进关内战功累累勇士反遭忌	
恨强虏雄心勃勃傻子再起兵	247
第十九回	
瓮声砲子老三营枪击倭寇	
镜泊湖畔刘万魁请缨杀敌	259
第二十回	
战天野扬军威旗红势壮	
生芥蒂转新疆血洒边陲	272
第二十一回	
山重水复游击军重整旗鼓	
柳暗花明小白龙接受改编	283
第二十二回	
生误会赵尚志错杀骁勇将	
牵牛鼻自来好戏耍日伪兵	298
第二十三回	
明山队异军突起举大业	
松花江群雄景从赴征程	310
第二十四回	
名震哈东双龙弥坚抗日志	
声遏北满五常又添生力军	326
第二十五回	
孤胆闯敌营大智大勇留佳话	

百川归海洋不屈不挠谱新篇	340
--------------------	-----

后 记	359
-----------	-----

附： 绿林武装抗日斗争示意图

第 一 回

话绿林源远流长鱼龙混杂 说东北山高水险络子四起

本书开宗明义，欲说一出绿林豪杰揭竿抗日、为国捐躯的真实故事。

若说绿林二字，本始于西汉末年的公元一十七年。那时节昏君无道、灾荒连年，外戚王莽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新朝。虽几经改制，国势愈加衰败，百姓不堪其苦。有湖北新市义士王匡、王凤兄弟二人，聚荆州地区饥民数众，在今湖北当阳的绿林山起义，号称绿林军。与王莽官军厮杀连年，终在昆阳一战全歼了王莽的主力，然后挥师攻取长安复灭新朝，绿林军威名扬遍天下。从此，有人把啸聚山林、对抗官府的农民起义军冠以绿林之号。

从那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甘受压的倔强之士效仿前驱，聚集贫民，占据大山峻岭，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打击官军，劫掠大户，过起大秤分金、大碗吃肉的绿林生涯。象民间传颂的瓦岗寨三十六友，占据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扶弱抑强的窦尔敦，都成为万人景仰、妇孺皆知的绿林好汉。

自然，在这些武装团伙之中，也有一些地痞、流氓、市侩等不逞之徒，为图逍遥享乐，占据一块地盘，收罗徒众，干起打家劫舍、绑票勒索的勾当，成为危害地方的大患。百姓痛斥这些人为土匪、强盗，绿林队伍也便成为鱼龙混杂，良莠难分的混合体

了。

东三省本是一块富庶宝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到了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官宦昏庸，洋人视中国是块肥肉，竞相用重炮巨舰打开了大门，抢占租界、割地赔款，偌大的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居然成了洋人搜刮财富、施淫取乐的天堂。最早染指东北的沙俄以武力为要挟，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随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北至满洲里、东至海参崴及其支线的中东路修筑权，沙俄的铁骑从此踏入东北的锦绣山川。

日本是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未及羽翼丰满便把魔爪伸向东北，一次次挑起事端，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连绵的战火。自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之间的不义之战，给东三省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尤其辽河下游一带乃至辽西各县历经战火洗劫，强虏败兵烧杀淫掠。几度兵灾过后，田园荒芜，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再加上官宦欺诈、旱魃水祸，贫苦百姓卖妻鬻子、痛不欲生，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难民多达几十万之多。

由于战乱经年，大量枪支弹药流落民间，便有无路可投的百姓聚众上山，竖起绿林旗号，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也有一些游手好闲之辈铤而走险，哨聚徒众称霸一方。加之战后的一些散兵游勇流散社会，以兵变匪，更成为产生土匪的一大来源。

就这样，数十年间东北各地绿林蜂起，忽来忽去，到了清朝末年形成了多股势力。

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便是发源在辽西的一支土匪头目。张作霖本是海城县小洼村人氏，后迁到驾掌寺村。其幼年时父亲外出夜归，被仇人拦路杀害，从此辍学谋生，后跟随养父学习兽医，常为匪团或军队医马疾。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毅军宋庆部驻守田庄台，张参加了毅军，官至哨长，白马红缨也颇得意。后来毅军

回防河北，张不愿西去，便辞归故乡仍操兽医旧业，常为绿林侠客治马，交往渐厚。一来二去，张作霖羡慕这些人大秤分金、大碗吃肉，苦于自己小本经营无从发达，大有困龙图展之志。

就在这时，官府闻知张氏与匪团明来暗去，又有人指控张氏为胡匪窝主，不由分说将其锒铛入狱。出狱后，张作霖一次赌钱输个囊空如洗，遂贼心顿起，偷走邻村沙岭杨团总的两头猪——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被杨团总团兵擒获，一顿毒打几不省人事，幸亏村民百般求情，张才得救。

张作霖伤愈以后余恨未消，便只身投向广宁地区的土匪头目董大虎，开始了绿林生涯。不久又独成一络，更旗改号，但是力量还是薄弱得很，大不过几十徒众。好在他手下有三员战将为他征杀抢掠，兼并弱小，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是赌棍出身的汤玉麟，绰号汤二虎。其人强悍凶蛮，为争一个赌局，曾在滚沸的油锅里手捞铜钱而面不改色；一次赌钱输本时，曾用尖刀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当筹码依然谈笑自若。二是豆腐匠出身的张景惠。该人奸诈阴鸷、足智多谋，曾在八角台拉起一支百余人的大团，协助官军“保境安民”，堪称张作霖的心腹军师。三是张作相。其人泥瓦匠出身，貌似宽厚却颇有心计，又与张作霖世交。张作霖依靠这三员大将占据一块地盘，挣得一份家业，但与当时各络子相比依然不堪匹敌。

要说当时资格最老、势力最强者当举冯麟阁。此人乃清末秀才出身，曾在海城县充当衙役，同三教九流多有交往，包打讼词，借笔生财。后被仇家陷害，以勾结土匪的罪名押在死囚牢中，结识了巨匪王大虎。后来，在王大虎帮助下，冯麟阁越狱逃出，拉起大帮，当上了大瓢把子^①，成为纵横辽西的一股恶势力。

① 瓢把子：绿林首领，亦称揽把、当家的。

自然，在众多的绿林团伙中确有一批出身贫寒者。他们穷困潦倒，被逼上梁山，凭着一腔嫉恶如仇的血性，把官府、劣绅、恶霸视为仇敌，立志扫尽天下不平。所以大凡绿林者不可一概而论，统统视为青面獠牙、杀人如麻的歹徒。

话说在辽阳县有个叫青麻坎的地方，出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绿林人物，姓杜名立山。他原是山区猎户，自幼练得一手好枪法，二十几岁便拉起绺子，报号“天义”，占据青麻坎为“天义大营”。杜立山生性豪爽、嫉恶如仇。日俄战争时，一股俄国兵来犯青麻坎，杜立山在苇塘设下埋伏，把俄国兵打得人仰马翻，从此得到“包打洋人”的美称。这青麻坎位于辽阳、新民、海城交界的“三不管”地段，沟渠纵横、芦苇丛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当时盛京将军几次派兵征剿都碰得头破血流，无奈改用软招子，派宣抚大员前去招降。岂知这位杜立山硬是不服天朝管辖，与官府誓不两立。日本军界以为有机可乘，以日元、武器为诱饵前来说项，想把这支队伍变成日本在东北的别动队，杜立山更是义正词严，绝了日人之念，依旧我行我素，在江湖上闯荡。

杜立山素重义气，对江湖朋友更是仁义在先，谁一旦遇难遭灾，他常常慷慨相助，不惜财力。有一年，手下只有四、五十人的张作霖被亲俄的金寿山匪帮撵得无处安身，就是杜立山在危难之中收容了他，并帮他补充枪马、东山又起。谁料想若干年后张作霖竟然恩将仇报，加害这位恩公，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杜立山对江湖朋友讲义气，对穷苦百姓不抢不夺，可对那些贪官污吏、豪绅恶霸却是铁面无情，常常让这些家伙人财两亡。附近贫苦百姓拍手称快，送他一个绰号叫“紫面判官”。而那些有钱有势的地方实力派，一听杜立山的名字就如同耗子见猫一般，心惊胆战，连大气也不敢出。

由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把东北当成一块肥肉，明争暗

斗，冲突屡起。二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把黑手伸向了绿林团伙之中，使东北的绿林又带有浓厚的国际背景。在辽西一带，有一股由日本人王小辫子拉起的绺子。其人是甲午战争后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全副中国人打扮，汉话流利，是个中国通，因留着一条小辫子而得名。他还有一助手绰号林大辫子，也是日本现役军官，原名叫津久居。此二人混迹绿林之中，以贩卖军火弹药为名，拉拢勾结诸揽把，使其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同时也自拉一小股徒众为害百姓。

沙皇俄国自然也不甘落后。早在日俄战前，沙俄总参谋部马德里托夫中校就收买了鸭绿江流域匪队，对抗日本势力，以图独霸鸭绿江流域森林。这些匪队一次就打死打伤木材业者四十余人，使日本木业财团眼睁睁瞅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不敢涉足，不免妒火如焚、耿耿于怀。除此之外，沙俄还招抚了悍匪金寿山、洪辅臣等人，组成“花膀子队”，驱其为实现“黄俄罗斯计划”效力。

日本人在同沙俄的争斗中虽然起手较晚，可手段却略高一筹，而且他们比起那些高鼻头、黄头发、蓝眼睛的俄国人来说也有得天独厚之处。他们利用黄种人的优势乔装打扮、潜伏下来一个王小辫子，还有一个林大辫子，经过一番花言巧言，金票武器，就把冯麟阁、金万福之流拉上了套——有道是有奶便是娘。冯、金出动徒众频频破坏中东铁路，并扬言沙俄若不出重金，毁路之举绝不停止，与俄国人打上了冤家。

俄国人吃尽了苦头，经过一番侦缉，得知是冯、金捣的鬼，便派出打手将冯麟阁秘密逮捕，押赴西伯利亚，称雄一时的冯氏也一尝洋人监狱的味道。

王小辫子自忖冯氏虽身陷囹圄，其徒众实力颇厚，尚有“使用价值”，便舍得金票买通机关，硬把冯麟阁赎了回来，从此冯、王交情愈厚，而与沙俄结下更深芥蒂。后来在日俄战争中，日军

在辽阳南阳山受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就在这紧要关头，日军买通冯麟阁、金万福组织了一支数千人的“满义正义军”，从辽河以西疾进猛袭首山右侧背，俄军猝不及防，只好丢弃首山，狼狈败北。为此，日俄战争后，日本当局特为冯、金二人颁发了宝星勋章，并电请清廷收编重用，冯、金二人就此换上了红顶子，擢用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和帮统。

且说张作霖自从拉起络子，有了一块小地盘之后，但仍不甘心如此浪迹一生。他每每与张景惠等人计议说：象咱们这样长此在绿林中吃黑饭总不是办法，还不如借此实力当做本钱，向官家讨价，将来也图个前程！张的几名弟兄连声称是，几个人暗下心计等待时机……

说来也巧，张作霖和几位弟兄唠叨没几天，时机真的从天而降——这一天，有探马回来报道：“从山海关大道上下来一顶轿子，七、八辆马车，听说是奉天将军曾祺的家眷，打关里返回奉天……这可是一笔肥买卖呀！”

张作霖闻报心里一动，暗暗打定了主意，忙吩咐人把汤二虎找来。

汤二虎横楞着膀子，腰里别了一只“独眼冲”，背插一把鬼头刀，一进门就亮开了大嗓门：“大哥，我听说肥猪拱门，有桩大买卖？”

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一本正经地说：“兄弟，这笔买卖闹不好可要扎手，闹好了咱们弟兄也就有了出头之日……”说到这，张作霖压低了声音，汤二虎忙把耳朵凑过去，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说：“好！大哥，咱听你的，你就瞧好吧！”

傍晚时分，汤二虎真的把轿子车马圈了回来，在他身后的轿子里传出一阵阵女人呜呜的哭声。

张作霖倒背着手，踱出院门，厉声厉色地吼道：“混帐东西，

让你们去礼接曾将军宝眷，为啥把宝眷们闹得哭哭啼啼！”

张作霖这番话使轿子里的人就象遇到了大恩人，曾祺的三姨太也顾不得脸面不脸面，揭开轿帘凄惨地哀求道：“大王爷 千千万万饶命啊——”

张作霖故作惊诧，抱拳作揖说道：“曾太太，在下张作霖本意想请您老到敝所少歇，没想到小的们粗野无礼，惊动了您老……千不该万不该是作霖的不是，在下给您老赔礼了……”接着，张作霖吩咐：“还不快把曾太太请到客厅——”

说话间两名乡下姑娘，穿戴也还整齐，上前把曾太太扶下轿来，曾太太见眼前之人并无恶意，这才定下心来，暗暗擦去眼泪，在两位姑娘搀扶下进了客厅。只见这厅内灯火通明，早已摆下了丰盛的酒筵，张作霖同几位弟兄前呼后拥把曾太太让到首席，由女眷陪座。然后客客气气地使礼道：“曾太太，咱这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吃的，慢待了您老，还望多多担待。”说完，率领弟兄到另一男席间坐下，推杯轮盏，把个曾府的家人、轿夫也都打点得乐乐呵呵。

第二天，张作霖又面谒曾太太，搬动起伶牙俐齿，道出了因生活所迫才落草为寇，久存归顺之意但无引荐之门的苦衷……

曾祺的三姨太过去隐隐约约听说过张作霖这个名字，还以为此人一定是杀人盈千的粗蛮大汉，谁料想眼前之人竟是一位文静青年，谈吐文雅，非同俗人，不免动起“慈悲”之心，一口答应定在曾将军面前保举。

张作霖一见曾太太启开芳口应允，高兴得“扑通”一声叩了一个响头，口称：“作霖不才，若能投效曾将军门下充一小卒，洗去如今耻辱，转世为牲也不忘曾太太的大恩……”

果然，曾太太返回奉天以后，真的在曾祺面前吹了一阵枕头风，曾祺也正值用人之际，便派出大员宣抚，将张作霖所部改编

成马队一营，步兵两哨，任命张作霖为马、步队游击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分别为哨官。

张作霖如愿以偿，从此秣马厉兵，勤于治事，相继剿灭威震辽西的五大哨（徐汉武、侯国珍、洪辅臣、陆久祥、陈文广五股匪队）和苑四、苑五兄弟。接着，在苦柳沟设伏击毙了“花膀子队”首领金寿山，报了数年前的偷袭之仇。至此，辽省境内尚余杜立山一股劲敌。

不久，将军衙门下来文书，责令张作霖务要讨平杜立山不得有误，这一下可难坏了张作霖。一则杜立山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二则天义大营易守难攻，且杜立山英勇善战，又有内当家“关东红”辅佐——此“关东红”据传原是跑马戏的女艺人，马上、枪上功夫都十分厉害，享有“红灯照”转世之誉。

张作霖着实花费了一番脑筋，有道是无毒不丈夫，最后，终于摆出一场“鸿门宴”诱杀了杜立山，踏平了天义大营。只有“关东红”纵马杀出重围，发誓非报此仇不可。果然不久以后，“关东红”参加了庄河革命党人组织的反清武装，转战复洲、金洲一带，还一度袭进奉天北关，与张作霖血战一夜，这是后话不提。

张作霖崭露头角，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本军、政、财阀都向张作霖抛出诱饵，张作霖也主动投靠，终于仰仗日本的实力首先挖了劲敌冯麟阁的墙角，接着控制了吉黑两省，成为盘踞东三省的东北王。

张作霖羽翼丰满，并不甘心端坐在奉天的大帅府，又把眼睛盯向辽阔富饶的中原大地。几经奋斗，纵横捭阖，他终于进了北京城，端坐在中南海“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上了。

岂知好景不长。1928年初，蒋介石在美国势力的扶植下，联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新军阀兴师北上，奉系山东督军张宗昌部稍战即溃，开战不久便丢了济南，在京汉、京绥沿线设防

的奉军如开了口子的长堤摇摇欲倾，张作霖见势不妙，连忙仓皇下令兵撤保定、怀来，北京城顿成一片混乱。

日本军政各界见张作霖的北京政权朝不保夕，为了迫使张作霖就范，竟悍然出兵山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五三惨案”，从而一时阻止了蒋介石北进。岂不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日本回过头来便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新五路”问题。此新五路系平息郭松龄时，日本关东军暗助奉军一臂之力所索取的“价码”，后被张作霖耍赖拖延。如今日本人旧帐重提，张作霖也自忖非日本不能救自己的大驾，终于在出卖东北路权的密约上签了字。一心想吞并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远远不能满足“满蒙新五路”的利益，又进一步提出所谓的“解决满蒙诸悬案”问题，条件苛毒、野心毕露。张作霖碍于中国人民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不敢公开出卖东北主权，遂使日本帝国主义心怀忌恨，酝酿了“卸磨杀驴”的阴谋。

1928年5月7日夜晩，北京大元帅府的纯一斋，宫灯璀璨，笑语喧腾，一张乌木精雕的麻将桌围坐着四个人，身后一群侍女、随从端着茶点、毛巾，摇着芭蕉扇，恭顺地侍候着。麻将桌的东头，坐着一身便装的张作霖，他不时轻轻摇晃着锃亮的光头，笑咪咪地瞅着桌前一摞摞逐渐增高的银筹子，间或发出一阵阵高亢的笑声。冷眼一看，这位大元帅的兴致正浓，外面战局的危急似乎没有打扰他的闲情逸致。然而，陪坐的幕僚梁士诒、李宣成等人却从大帅的眉宇间看得出几丝忧虑，个个小心翼翼地陪着大帅消遣，生怕引出什么不快。

原来，这天上午，日本使馆发来通知，声称日本公使芳泽将于当日晚拜会张大元帅。张作霖心里明白，这是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弄不好双方在谈判桌上定要撕破脸皮，发生一场不快的正面冲突。为了让日本人看看他张作霖绝非等闲之辈，晚饭后，他特意约会梁士诒等人来纯一斋打牌，一面暗暗打点着应酬的主

意。

果不其然，麻将刚打了两圈，有承启官来报：“日本公使芳泽先生来府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

梁士怡听说芳泽公使驾到，立即推倒手中的牌，起身拱手道：“大帅既有重要公事，在下就此告辞吧。”

张作霖连连摇晃脑袋，然后把右手向前一伸：“哎哎，诸位慢走，和芳泽这小子打交道，用不了三言两语，我去去就来，回头咱们打个通宵！”

芳泽其人素有“中国通”之称，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且深知东北军政各首要人物的身世、秉性，包括他们的家眷、喜好、财产也都了如指掌。在同东北政权打交道中，此人手段刁狠、软硬兼施，善于随机应变，深受当权者的赏识。由于“满蒙悬案问题”遭到张作霖的拒绝，加之日张谈判的消息走漏，激起东三省广大爱国民众的一致反对，奉天、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民众拥上大街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反对日本侵略者！”等口号。日本当局恼火异常，便指使日本公使强迫张作霖谈判，务要在条约上签字，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有效之行动”。

张作霖慢腾腾踱入大客厅，立即装作一副热情的样子伸出手来：“哈哈，老朋友，本人有件公事急于处理，让你久等了，请包涵！”

芳泽在客厅被冷落了片刻，心想，好个张作霖，连起码的外交礼节都不顾了，着实恼怒得很，但见面后张作霖劈头一番热情的应酬，使芳泽的一股无名火也无从发起，二人客套一番以后，便对坐下来正式开始会谈。

芳泽顺手拉开手中的皮包，从中取出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日本关东军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到桌上往前一推说：“大帅，目

前战局危急，南军指日兵逼北京，趁阁下未离开北京之际，请将这份条约正式签订——务望阁下持合作态度！”

张作霖一听芳泽先以政局危急来恫吓自己，顿生几分不快，他扫了一眼桌上的公文，漫不经心地说：“不要急嘛！国民反日情绪闹得正凶，贸然签字我也不好交代呀……好啦，好啦，先放到这里——好饭不怕晚嘛！”

芳泽一听张作霖又要耍赖，顿时拍案而起，一张窝瓜脸变成了铁青色，连鼻子下面的一小撮仁丹胡也一抖一抖地跳动：“阁下，本公使代表大日本帝国最后向贵政府提出签署正式条约的通牒，时间不等人的，务请阁下立即办理！”

张作霖把八字胡一捋：“怎么？公使先生，我还没有认输，谁坐北京城发号施令还两悬着呢，贵国政府就一碗水看到底啦！”

芳泽把小眼睛眨了几眨，冷笑几声：“嘿嘿，请问大元帅，依奉军之实力能抵得过南军吗？”

张作霖没好气地答道：“这事不劳邻居操心，仗还是要打打看，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再撤！”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芳泽不软不硬回了一句。

张作霖见芳泽话不上道，不禁暴躁起来：“关外是咱的老家，想回去就回去，谁挡得了！”

芳泽微微一笑，从西装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递到张作霖的案前：“大元帅，这是本国政府发布的《维持满洲治安宣言》，请您过目。”

张作霖虽然不认得几个大字，但因多年身居要职，对往来公文也略知一二，他漫不经心地翻看两页，一下子怒上眉梢，连胡子都一撅多高。原来，此宣言声称，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满蒙既得利益，劝告张作霖通电下野，否则奉军兵败撤回东北之际，日军将在山海关截击。